

危情网站

@ 5 // 疯狂追星 /



Surfing the
Net can be
hazardous to
your health

乔丹·克雷著 / 陈余德 筱章译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45
s8

1043
I712.45
K4258

danger.com

危情网站

@ 5 // 疯狂追星 /

乔丹·克雷 著

陈余德 筱章 译



A0914759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疯狂追星/(美)克雷(Cray, J.)著;陈余德,筱章译. —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0. 1

(危情网站;5)

书名原文:danger.com @5//Stalker/

ISBN 7-5428-2185-7

I. 疯… II. ①克…②陈…③筱… III. 科幻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6692 号

//引 子

收件人:月亮女神(德娃·温特)

发件人:头号大影迷

日 期:4月3日

主 题:问候

收到我的信你可能会感到惊奇,对吗?你又一次改变了你的电子邮件地址,但是,你的一举一动我都了如指掌。我知道在梵文中德娃是月亮女神的意思,你在《风格》杂志上发表的那篇文章中说过的。我喜欢你新的电子邮件地址——月亮女神。

别害怕,德娃。我只是要成为你的朋友,你最好的朋友。我知道你一个朋友也没有。记得你接受过的《名人》杂志的那次采访吗?那时你说交朋友对你来说很难,因为你是一个电影明星。

我理解你疲惫时,或者不得不取消某些私人活动时的感受。我也在演艺界工作。我的意思是,我过去是干这一行的,但是后来我退出了。因

为我知道，德娃，这是一个多么艰辛的行业。对于你这个人，人们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你则不得不忍受这一切。只是因为你的体重增加了一磅，或者长了个脓疱，你就可能像块猪肉一样，一下子从甲等沦落到只能喂狗。

你看我多了解这一行，不是吗？上面的那些话本来是昨天在法院时我想对你说的。但是当时所有的律师都围着你，你看上去那么的害怕。你的律师骗了你，德娃。他们说我是个危险人物，但这不是事实。我不过是一个想要照顾你的人。

我只想和你做朋友，为什么这就成了弥天大罪？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这个原因。很抱歉让你受到了伤害，但这不是我的错。如果不是因为你太过于恐慌，你也不会受到伤害。

记得在影片《红心2》中，安德鲁是怎样对你纠缠不休的吗？他就知道你最终会爱上他的，而你真的爱上了他！那是你拍的影片中我最喜欢的一部，因为它非常真实。你明白我举这个例子的原因了吧。我知道我们会成为朋友的，同样我也不会放弃你。

我会等到你孤身一人的时候再来和你交流，因为那时再也没有人能挡在我们中间。

你的头号大影迷

收件人:拉朋泽尔(德娃·温特)

发件人:头号大影迷

日期:5月10日

主题:从此以后

狱中的夜晚并没有什么可怕,而你的律师也没有吓我。德娃,你可能不知道这些,但的确是他替我付了钱,让我离开的。警察总是这么卑鄙、贪财,不是吗?我要走了。我想对你说声“再见”,但不是永远地不再见面。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们会成为最好的朋友。

要不是你吓得大声尖叫了起来,事情或许早就得到了解决。可能我真的需要给你一些时间,可能我需要证实给你看,我是多么会照顾我的朋友。

我要走了,拉朋泽尔。你看,我是不是很了解你?我知道你在二年级演《拉朋泽尔》时,就已经决定要做一名女演员了!所以,你所有的电子邮件地址我都很容易就能推断出来。

你不该那样拒绝我,也不该那样尖叫。现在我不得不另外找个人,让我去守护她,照顾她,就像我将对你做的那样。到那时,你就会明白我的心意了。

但是请不要妒忌。她只是会很像你,但永远不能真正取代你的位置。

你的头号大影迷

主题:a://nolife.

(明娜·斯特林·库尔茨的日记)

4月21日

为什么一个想结束生命的人还要保存自己的日记呢？好像我会再回过头，去看看我曾经对三角学发出的一百零一次抱怨似的；或者会再去想曾生活在现已衰败的东北部工业中心是一件多么陌生的事。尽管那儿——纽约州北部的莫霍克福尔斯，是我的故乡。

但是今天我有一些事情要说，关于某一方面的事情。卡米尔给我来电话，问我今天下午是否可以陪她去逛逛商场。我东张张西望望，只是想看看月亮是否已变成了一块蓝色奶酪的样子。然而现在还是白天，太阳仍然高高挂在空中，放射出某种淡淡的春天的光芒。我答应了她。

考虑了不到一分钟我就意识到，这可不是一件好差事。她可能已经给她的至少十个酷极了的朋友打过电话了，更别提她那个圆滑得过了头的男朋友米克·马奥尼了。她肯定已经问过他们是否愿意陪她去，但没有一个人愿意。我是她的最后一个求助对象。而且我知道，她来找我可能是因为我有汽车，而她没有。她只是想用一用车。

一个对生活还有信心并且至少有一点自尊心的人对于她这样的邀请会怎样答复呢？回答一定是不。

晚上好！女士们，先生们。请看，这位是世界上最绝望的女孩——明娜·库尔茨。

好吧，我成不了校花，这一点不假。可我也不想成为又一个只会连续好几个小时盯着商场里的鞋子发呆的傻姑娘。但是，对于有些东西我的确是一直念念不忘的，这一点我只能在这里把它说出来——我想有一个最好的朋友，我想念卡米尔。

哦，卡米尔！自从变酷以后，卡米尔决定给自己取个小名叫作“孩子气”。我每次这样叫她时，她的眼珠都滴溜溜直转。而在我被她甩掉后的一段时间里，我总喜欢在学校里人多的地方冲她喊：“嗨，卡米尔！”我这样做只是想引起她的注意。

我和卡米尔·布伦塔诺是在二年级时认识的，当时她刚搬到莫霍克福尔斯来。她穿着和我同样颜色的奥希克希牌工装裤，所以说这是缘分。整个童年和中学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形影不离。我们一起朝杰里米·吐尔金扔泥球，相互到对方家里睡觉，一起烤巧克力曲奇饼吃，并往饼上涂同样的果酱。

我们甚至长得都有点相像，都是黑头发、绿眼睛。只是卡米尔比较丰满，我却十分的瘦小。别

人把我们当成姐妹俩，我们也都喜欢被人这么认为，因为我们两个都没有姐妹。我有三个兄弟，而卡米尔一直是独生女，直到她父亲再婚时，她才有了两个世界上最坏的妹妹。

在中学里，其他女生买口红、赴约会时，我们却只是在一旁看着；其他女生逛商场时，我们就学习或看电视。为了参加低年级的舞会，我们特地切了一块意大利重辣硬香肠比萨饼，卡米尔还烘烤了一个果仁巧克力蛋糕一起带去。

随后，在去年夏天升入高年级以前，卡米尔离开了学校。她母亲在海滩上租了一幢房子，她到那儿去住了一段时间。回来时她轻了十五磅，剪了个很短的发型。在这期间她甚至还曾交过一个成年男友。她看上去不再像我了。她身上有了那种被称作“有型”的神秘的东西，就好像她是直接从一个 MTV 中走出来的。我将这种转变称为“摇身一酷”。她以极快的速度跳出了呆子的行列，摇身一变成了“酷族”中的一员，成了莫霍克福尔斯中学的明星。

起初，听到她和别人约会、有人打电话找她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我都觉得很新奇。但是不久，当那些酷男生去听他们喜欢的、其实却糟糕透顶的车库乐队演奏时，或者当他们当中某个人的父母离开镇子、空出房子来让他们举办那种愚蠢的晚

会时,他们开始请她一起参加。我是绝对不会被他们邀请的,就算请了我也绝不会去。

我相信卡米尔知道我很看不起那一伙人。当我独自一人在房间里时,我就开始练习怎样对那伙人反唇相讥。我想象着将他们激怒了,等着她来笑话。但是过了一会儿,她并没有来。自然,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使我的体重不断上升。

不久以后,我们的友谊迅速地走入了死胡同。

随后就在这个冬天,卡米尔认识了学校里最酷的小伙子——米克·马奥尼。他是本地最强劲而又最会跑调的那支乐队中的一员。这使得卡米尔与社交圈有了更多的接触。由于他在“死蝴蝶乐队”中担任演奏员,她甚至还去做了一个蝴蝶图案的文身。这更让我觉得恶心。

引用一句全新造型的卡米尔最喜欢的话来说,我与卡米尔完了。所以当她的电话叫我去逛街时,我应该笑着对她说:“对不起,你是不是拨错了电话号码?”或者我应该对她嗤之以鼻,并对她说:“你看,我已经安排了一百万个重要的活动,但没有一个包括你。”想想后来发生的事,我绝对不该去的。我可以去做其他随便什么事情,就是不该像我已做过的那样去做。

然而我还是去了。

1//摇身一酷

“哪一个商店是你的首选目标?”当我们走到商业大街入口处时,我问卡米尔。

她耸了耸肩。

这个全新造型的卡米尔有许多行为简直令我发疯,这只是其中之一而已。这就像是突然对任何事情都失去了兴趣或热情,突然对任何事情都变得没把握了一样,她现在只通过耸肩、叹气,以及眼珠的转动来完成与别人的交流。

照理,此时此刻我应该做一个尝试,看看怎样才能使卡米尔开口说话。但是,我不想一开始就把事情搞砸。出于某种完全荒唐的理由,我原以为那个下午我们可以过得很愉快。

“到计算机商店去看看有什么新的光盘,怎么样?”我问。

卡米尔转了转眼珠,叹了口气。

“嗨,我想起来了!”我假装兴高采烈地说,“我们到厨具专卖店去看看新式的平底锅展销吧!”

“你真的疯了吗?”卡米尔问。

“我听说这种平底锅是不粘底的，”我说。我在激她，至少我已经让她开口讲话了。

这一回，她真的长叹了一口气说：“我们去里奥特看看吧。”

里奥特是这条商业大街上的一个商店，专卖时装。该店把握了一条原则：每一个少年都希望看上去能与街头的时髦少年一样。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它们就将永远也不会破产。

就因为知道了这条原则，也因为我觉得穿上他们出售的衣服看起来呆头呆脑的，我从来都不去这家商店。尽管说我可笑吧，但是一套发着荧光的绿色条纹紧身橡胶服决不会让我发出“我觉得真漂亮”之类的附和声。我更有可能说：“我觉得像个子午线轮胎。”

另类爵士乐在耳中“嘭嘭”作响，我们翻看着里奥特店中的服装。卡米尔拿起一件有透明花边的外套以及一件配套的紧身胸衣。“这衣服真漂亮，”她说。

“上教堂穿棒极了，”我表示同意。

她将这套衣服放回去，懒懒地在衣架上翻看着。

我跟在她身后。“不管你上哪儿，他们都播放这种音乐。他们怎么会把它叫作‘另类爵士乐’呢，这不是太奇怪了吗？”我问。

“你才开始吗？”卡米尔问。她的手放在她那新近变瘦的臀部上。

“开始什么？”我问。

“因为如果你是才开始，那我就要离开这里了，”卡米尔说。

我不能确定她这样说是什么意思，但我猜想她是不想让我没话找话。于是我改变了态度。当她拿起各种款式的衣服晃一晃，然后又把它们轻轻地放回到货架上去时，我只是默不作声地跟在她身后。她甚至懒得问我对那些衣服有什么看法。

我举起一件短袖羊毛衫，我觉得它很漂亮。

卡米尔转了转眼珠说：“令人……讨厌。”

“实际上我是在想，哪个讨厌的家伙会穿这种衣服，”说着我把衣服放回了货架，“这就是我把它拿出来的原因。”

“哦，对，”卡米尔说。

“嗨，卡米尔！”我故意这么叫她，“有这么一个词，我要介绍给你知道。这个词叫作‘嘲弄’，所有的聪明人都会用。但我发现这意味着你们那群人还不懂这个。”

卡米尔轻轻地将她的黑色长发甩到肩后。“我们弄点东西吃吧，”她说。

我耸了耸肩，然后点点头。我决定马上进入

卡米尔·布伦塔诺形体语言学校一年级就读。当我们走到小吃街时，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肚子里的馋虫都爬了出来似的。

“我们分吃一个烤鸡比萨饼怎么样？”我提议。

“我要吃斯金尼店的冷饮，”卡米尔根本不理我的提议。

“嗯，”我赞同道，“人工制作的非乳制品总是很合人口味。”

卡米尔看了我一眼。我猜那一眼的意思是：你又开始了！

因此，我住了口。

我们走过去，走到冰酸奶柜台前。卡米尔要了一个带草莓的香草脱脂酸奶。我也要了同样的一份。

柜台后的那个女孩盯着我们看了整整一分钟。这家店并没有从麻省理工学院招聘服务员呀！

“您说要什么味儿的？”她问卡米尔。

“香草，”卡米尔厉声说道，“难道你听不懂我说什么吗？”

那女孩似乎要气炸了。她和我们差不多年龄，但长着一张我妈妈称之为“薄命相”的面孔。她张大嘴巴盯着卡米尔，一句话也说不出。

“带草莓的，”我加了一句。我对她微笑着，那

样她不至于会认为我们俩都很粗鲁。

但是她连看都没有看我一眼。她急匆匆地跑开,又急匆匆地在大茶壶嘴下面塞进一个塑料盘子。冰酸奶开始从那些装在木制容器上的龙头中旋出来。

“吃完东西,你就要去跟那些家伙碰头?”我问卡米尔。

“你这话什么意思?”她边问边掏钱包。

“你不必把每个人都当垃圾似的,”我说,“你可以留着,用这种态度去对待那些真正像垃圾一样的人。”

卡米尔的手停止了动作,她低下了头。头发遮住了她的脸,我看不清她的表情。

“噢,”她嘟哝着,“今天我脑子里装的东西太多了,明娜。”

这是一整天中她说出的第一句还像人话的话。我们向柜台后那个矮胖的女孩付了钱,然后默默地走到一张桌子前坐下。

我用勺子舀起一勺酸奶,让那份清凉的感觉顺着我的喉咙滑下去。我敢尝试着对卡米尔好一点吗?她会不会只是转动眼珠,告诉我关心她没什么用处?

“想和我分享吗?”我问。

卡米尔低头看看她的酸奶,一脸迷茫。有时

候,她的反应不太灵敏。

“不是你的酸奶,”我温和地说,“是你脑子里在想的问题。”

“噢,”卡米尔舀起一个草莓吃了下去。她手上涂着青紫色的指甲油。“你上网跟人交谈过吗,明娜?”

“只有几次,”我承认说,“大多数谈话都很傻的。可能是因为我没能找到合适的聊天室。我进入的那些聊天室里尽是些你在自己的中学里都不愿与之交谈的家伙。”

“确实如此,”卡米尔说。她拿着勺子搅动着酸奶,但却一口也没吃。“可那是在儿童聊天室。网上还有一些挺酷的地方可以去消遣。比如说,有一些聊天室专门谈论与电影有关的话题,像电影聊天室什么的。”

“我想那肯定很酷,”我说。但同时我想象着一群人正在谈论最新的动作片,一边谈论一边说:“真是叹为观止,叹为观止,叹为观止!”全都是一脸傻样!

她用餐巾纸轻轻地擦了一下嘴巴,尽管她连一口酸奶都还没有吃。“不管怎么说,我有点想见见某个人。”

“有点想见见?”我问。

“我遇到了一个人,明白吗?”卡米尔说,“他挺